

## 開放文學 – 風土人情 – 西湖二集 第二十三卷 救金鯉海龍王報德

長憶西湖湖水上，盡日憑闌樓上望，三三兩兩鉤魚舟，島嶼正清秋。笛聲依約蘆花裡，白鳥成行忽飛起。別來閒想整綸竿，思入水雲寒。

這是潘道遙憶西湖《虞美人》詞。話說西湖之妙，更不必言，還有稀奇古怪之事，以資聽聞。且說張生煮海一事做個頭回。話說當先有個張羽字伯騰，潮州人氏，在海邊石佛寺讀書。夜靜月明，無以消遣，將七弦琴撫弄一回。那時適值東海龍王第三個女兒名瓊蓮小姐，同梅香翠荷到海邊遊玩，聽得寺中彈琴之聲，甚是悠揚好聽，感動了瓊蓮小姐一片懷春之念，緩步而來，到於書窗之下，細看那張羽一表非俗，強似那水晶宮張牙舞爪、披鱗帶角之輩，便有心來親近，要與張羽結為夫妻。遂輕輕叩門三下，張羽出來開門，見了這麼一個絕世美人，輕盈嫵娜，貌若飛仙，先已魂消七分，急急叩問姓氏。只見那女子破朱唇一點，慢慢答道：「妾身龍氏三娘，小字瓊蓮，見秀才彈琴，因聽琴至此，敢問秀才高姓尊名？」那張羽喜之不勝，樂之有餘，一口氣的讀將出來，便道：「小生無妻。」瓊蓮小姐與翠荷都微微的笑將起來。張羽見他兩個笑，便道：「此是小生真實之話，休得取笑。敢問小娘子有夫無？若是無夫，不棄寒微，嫁了小生如何？」瓊蓮道：「奴家父母在堂，怎生自做得主？若是秀才不棄之時，須到親庭，問婚於父母。奴家有冰蠶織就鮫綃帕一方，權為信物。秀才執此為信，到八月中秋之日，到龍宮來，招你為婿。」說罷，將鮫綃手帕投與張羽，便撇然而去。張羽走到書房外細覓，並無蹤跡，但見手帕其白如雪，異香撲鼻，知非世間之物。卻又想到：「他在龍宮，怎生飛的去？適才心慌撩亂，不曾問得個細的。俺與他有塵凡之隔、水陸之分，畢竟怎麼緣故方才渡得到龍宮，與他相會，就如當日柳毅傳書到洞庭去，要尋大橘樹叩三下，方才進得洞庭宮殿。俺不曾問得瓊蓮小姐進龍宮之方，怎生是好？難道俺承他這般美意，與了信物，好撇了這頭親事不成？」走到海邊，想：「小姐既許了俺為妻，一定有個方兒，教俺進去。」遂一直的跟尋到沙門島，也不管是中秋不是中秋，預先思量通個信息。怎知走到海邊，但見波濤滾滾，白浪滔滔，並無小姐蹤跡，連翠荷也不見個影兒。你道那張羽好傻，終日在海邊叫天叫地的道：「瓊蓮小姐，你與俺鮫綃手帕，許俺為妻，叫俺中秋來成親，怎生不見影兒？小姐，你休得失信！」叫完又拜，拜完又叫，不則一日，這分明是癡想、妄想、呆想。怎知心堅石穿，虔誠拜禱之極，果然感動了一位神仙。這神仙是蓬島芝仙，正赴瑤池大會，打從半空中過，只聽得海岸邊有個傻秀才在那裡叫拜連天，哀哀怨怨，數數說說，蓬島芝仙哀其癡情，按下雲頭，與他三般法寶：

銀鍋一隻 金錢一文 鐵杓一把

蓬島芝仙吩咐張羽道：「可將鐵杓取海水舀在鍋兒裡，放金錢在水內，煎一分此海水去十丈，煎二分去二十丈，若煎乾了鍋兒，海水見底，龍王慌張，必然招你為婿也。」道罷，駕祥雲而去。張羽望空磕頭禮拜。有詩為證：

任他東海滾波濤，取水將來鍋內熬。

此是神仙真妙法，姻緣有分見多嬌。

話說張羽得了蓬島芝仙這三般法寶，便用三角石頭把鍋兒支起，將鐵杓舀取海水，放下金錢，下面燒起火來。只見火氣十分旺相，那海水滾沸起來，海水漸漸減少，把個水晶宮煎得像香水混堂一般熱，滿宮中口鼻生煙。慌得那蝦兵蟹將、鮫怪魚精只叫乾燥難過，連那《西遊記》內的奔波兒灑、灑波兒奔身上都燒得燎漿大泡。海龍王慌張，不知是什麼緣故，差巡海夜叉四圍探視，只見這個秀才在那裡滋滋的作用。巡海夜叉急忙問道：「你這秀才，俺龍宮與你沒甚冤仇，你怎生煎俺龍宮？」張羽道：「你宮中瓊蓮小姐來石佛寺聽琴，把鮫綃手帕贈俺，許俺中秋夜成親。你快些稟知龍王，招俺為婿罷罷，若道半個不字，俺便煮乾這海，叫你一窩兒都是死。」巡海夜叉道：「你那裡得這幾件物事，在此興妖作怪？」張羽道：「俺蒙蓬島芝仙付與三件法寶，教俺如此作用。」巡海夜叉慌張，急忙奔入水晶宮稟知此事。龍王龍婆逼問瓊蓮小姐，小姐不敢做聲，梅香翠荷在旁，一一說了備細。龍王只得遣鰲相公、魚夫人為媒，迎接張羽做女婿。張羽遂收拾起這三般法寶，海水如舊，同入水晶宮。紅遮翠擁，高結彩樓，洞房花燭，成其夫婦之樂。遂有兩句口號流傳道：

石佛寺龍女聽琴，沙門島張生煮海。

話說元朝第一個才子，姓楊諱維禎，字廉夫，號鐵崖，又號鐵笛道人，是浙江紹興諸暨縣人。父親楊宏，母李氏，曾夢見月中一個金錢閃閃有光，墜懷而生。楊廉夫長大，胸中曾讀數千卷書，詩詞歌賦，落筆驚人，以此名聞天下，四方之士，慕名求見者，不計其數。得他片紙隻字，便以為寶，若到江東，不見得楊廉夫一面，即以為缺典。就是王公貴人，也沒這般貴重。姑蘇一個姓蔣的人家，敬重楊廉夫的才名，其兒子只得八歲，便以千金來聘楊廉夫去做先生，教兒子讀書。旁人都道：「你兒子只得八歲，如何要這個好先生來教書？若用了三五十兩銀子，請一個先生訓誨，未必無益，怎生要費千金請個天大的先生在家？不過是務名而已。從來有才之人，有名無實，那裡肯真真實實的訓誨？」那姓蔣的人道：「兄長只知其一，不知其二。人家兒子初讀書起，就如小孩子初生出來吃開口乳一般，吃了這娘母的乳，便一生像這娘母光景。所以開口乳第一要吃得好的，若開口乳吃得好時，畢竟到底無差。若以千金教子，異日兒子好時，豈止千金值錢？若是兒子不好，千金之費不過縱兒子數月嫖賭之用。千金不為過也。」眾人方以為是。姓蔣的人來請楊廉夫，楊廉夫道：「但能依我三件事便來，若不依這三事，決不來也。」即說三事道：

一不拘日課 二資行樂之費 三須十別墅以貯家人

楊廉夫說了這三事，蔣主人一一都依從，遂請楊廉夫到於吳淞書房居住。楊廉夫生性豪奢，不比窮秀才行徑，跟了數十個家人而去。主人恭敬楊廉夫如恭敬父母相似，凡有所欲，無不如意。若有四方之士來求見的，蔣主人即以美酒嘉肴款待，並無厭倦之心。凡是名勝之處，俱以名妓陪侍，飲酒作樂，縱楊廉夫嬉游頑耍。楊廉夫教學生亦不拘常格，只教他讀古書，並不教他習一毫帖之學。如此三年，主人幾費萬金。

楊廉夫選刻詩集，那些慕名之士俱要挨身進來，求選一首在集內，以為光榮，都以金帛投贈，甚至跪而求選。楊廉夫亦斷然不肯苟情，以此人人恨。楊廉夫一日出遊市上，見漁翁網一尾金色鯉魚，有三尺多長，不住潑潑刺刺的跳，遂以三百文錢贖而放之湖中，那金色鯉魚徘徊顧望久之，方才鱗鬣張而去。有詩為證：

命須當惜，金魚更可憐。

勸人宜買放，時有老龍焉。

話說那金色鯉魚之中，時有神龍變化，就如那孫思邈因救了金色鯉魚，後來遂證神仙之位。又有一個書生因井中打水，打上一尾金色魚，遂殺魚做羹醒酒，是夜忽天上降下一尊金甲神，立於庭中道：「上帝以子擅殺龍王，功名富貴壽算克減已盡。」書生因此遂死。楊廉夫救了這金色鯉魚，也不在話下，後自有應。

泰定年間，楊廉夫以《春秋》登進士第，做赤城知縣，後轉錢清、海鹽知縣，做到江西等處儒學提舉。但生性一味剛直，不肯苟且求合於人，兼之素有才子之名，一發人多忌刻，以此不得直伸其志。適值元末紅巾賊起，四方都有干戈，楊廉夫歎息道：「天下亂矣，做官何為？」遂棄官而歸。那時只得四十歲，遂遍遊天下名山勝景，登天目、霽溪、九龍山，涉洞庭縹緲七十二峰，東抵於海，登小金山，遍窮山水之趣。嘗說道：「天地間的山水，此是從來第一部活書，人不讀這部活書，卻去讀那幾句紙上的死書，怎生有益？」素愛西湖山水之美，挈妻子住於吳山之鐵崖嶺，遂號為「鐵崖」，人都稱為楊鐵崖先生。種綠萼梅數百株於其上，建層樓積書數萬卷，日日在西湖遊玩，無春無冬、無日無夜不窮西湖之趣，竟似西湖水仙一般。因賦《西湖竹枝詞》道：

蘇小門前花滿株，蘇公堤上女當壚。

南宮北使須到此，江南西湖天下無。  
鹿頭湖船唱艖郎，船頭不宿野鴛鴦。  
一 郎歌舞為郎死，不惜真珠成斗量。  
家住西湖新婦磯，勸郎不唱《金縷衣》。  
琵琶元是韓朋木，彈得鴛鴦一處飛。  
湖口樓船湖日陰，湖中斷橋湖水深。  
樓船無柁是郎意，斷橋無柱是儂心。  
病春日日可如何？起向西窗理琵琶。  
見說枯槽能卜命，柳州巷口問來婆。  
小小渡船如缺瓜，船中少婦《竹枝歌》。  
歌聲唱入箜篌調，不遣狂夫橫渡河。  
勸郎莫上南高峰，勸儂莫上北高峰。  
南高峰雲北高雨，雲雨相催愁殺儂。  
石新婦下水連空，飛來峰前山萬重。  
不辭妾作望夫石，望郎或似飛來峰。  
望郎一朝又一朝，信郎信似浙江潮。  
浙江潮信有時失，臂上守宮無日消。

楊廉夫這《竹枝詞》傳播出去，一時文人才士倡和的共數百家之多。還有錢塘女士曹妙清、張妙淨，吳郡薛蘭英、惠英姐妹二人，都賦竹枝詞奉和，詩詞傾動天下，抄寫傳誦的紛紛，遂刻板成集，西湖因此紙價頓貴。

楊廉夫極有聲色之癖，嘗娶三妾，一名柳枝，一名桃花，一名杏花，這三個妾都有姿色。他那姓蔣的門生也中了甲科，成其名士，因先生有聲色之癖，常要買個絕世美人以備灑掃。恰好廣陵人攜一個美人來，姿色無比，兼且長子詩詞，妙於歌舞，索價千金。那門人道：「此閨閣中之鐘子期也，不買與先生卻買於誰？」遂以千金買之，送與楊廉夫為妾。楊廉夫一看，與這三妾果自不同。但見：

目如秋水，色似明霞。兩鬢烏雲染成，雙靨桃花生就。口中含兩行白璧，唇上襯一點瓊瑛。

春筍纖纖，無情參玉版；金蓮窄窄，有意踏香塵。若耶人 遇若耶人，西湖子憐西湖子。

楊廉夫看這美人出色，因賦《西湖竹枝詞》，就取名為「竹枝娘」。這竹枝娘伏事楊廉夫極其勤敏，與這三個柳枝、桃花、杏花甚是相得，又絕無一點專寵之念，因此這三個愛他如姐妹相似。竹枝詩詞之餘，又好做那奇巧女工，在手指上結成方錦，五色炫爛，眾人都以為奇。竹枝道：「這何足為奇？若是龍宮錦繡用冰蠶絲織成，水火不能壞也。」眾人道：「世上有此，亦為奇矣，況龍宮乎？」

楊廉夫精於音律，曾游洞庭山中。緜氏掘地得一塊古莫耶之鐵，鑄為笛，長一尺九寸，上鑄九竅，其聲非常清越。緜氏遂將此笛獻與楊廉夫，楊廉夫甚喜，因改號為「鐵笛道人」。每每夜靜月明吹將起來，真有穿雲裂石之聲。楊廉夫嘗對竹枝道：「爾亦能吹此笛否？」竹枝道：「妾雖能，然不敢吹。」楊廉夫道：「怎生不敢吹？」竹枝道：「妾聞笛有《君山古弄》，海可養，蛇龍可呼，不可輕易奏也。」廉夫道：「你既知《君山古弄》，必能奏此曲，試為我一奏，何如？」廉夫再三強之，竹枝只微笑而不言。從此載了這四個美姬到處遨遊，廉夫吹笛，四姬應聲而舞，風流之名徹於都下。他一個相好朋友葉居仲寄首詩道：

道西湖載酒還，飛瓊弱翠擁歸鞍。

可無私夢登金馬，剩有春聲到玉鑾。

異國頓消鄉井念，小堂新作畫圖看。

野人未納彭宣履，獨向清溪把釣竿。

只因楊廉夫負了冠世的才名，看人不在眼裡，凡是做那張打油詩句的人，楊廉夫都把他做奴僕一般看待。遂人人懷忿恨之心，個個起嫉妒之意，因他縱情聲酒，故意做首口號取笑他道：

竹枝柳枝桃杏花，吹彈歌舞撥琵琶。

可憐一代楊夫子，化作江南散樂家。

楊廉夫聞之，也全不在心上道：「此等人亦何足與語，只當驢鳴犬吠而已。」不覺光陰似箭，日月如梭，竹枝伏侍楊廉夫已經十四年，異常聰明，異常小心，一旦無疾而終。死之日，有白氣一道從頂門而出，貫於碧空之間，久而方散。眾人都以為異，方知不是尋常之人。廉夫不勝歎息，遂葬於西湖之上。正是：

世間好物不堅牢，彩雲易散琉璃脆。

話說竹枝死後已經三年，楊廉夫八月中秋因荷豔桂香，月光如洗，水天一色，遂倚闌吹笛而歌道：

小江清，大江清，美人不來生怨愁。吹笛水西流。

又歌道：

東飛鳥，西飛鳥，美人手弄雙明珠。幾見烏生雛。

楊廉夫歌畢，心中甚是不樂，想起竹枝死經三年，竟無知音之人，不覺悶上心來。忽然見一個青衣童子走上船來稟道：「恩主有請。」楊廉夫並不相識，問道：「怎 生稱為『恩主』，汝主還是何人？」童子道：「請恩主前行，便知端的。」童子在前行，廉夫隨步而行。行至一處，竟如王者宮殿，門首都是錦衣花帽之人，童子先入宮門去稟。妾時間，鼓樂喧天，開門迎接，走出二位龍王來迎。怎生打扮？

頭戴通天之冠，身穿袞龍之袍，腰繫碧玉之帶，足踐步雲之履。話說這二位龍王鞠躬迎楊廉夫而入，口口聲聲稱：「大恩人有請。」楊廉夫不知所謂。走至正殿，抬起頭來一看，卻見「水晶宮」三字。二位龍王再拜謝道：「暫屈恩人至此，欲伸陳謝。」謝畢，遂遜楊廉夫坐於上席，二位龍王自分賓主而坐，那賓是東海龍王，主是西湖龍王。先是東海龍王作謝道：「吾乃東海龍王是也。二十年前，三小女變成金色鯉魚出遊，不意誤遭漁人之網，幾死非命，幸蒙恩人贖放。凡今日之餘生，皆恩人之所賜也。一家感德，無以為報，特遣小婢假作人間女子，伏侍十四年，少報萬一之德，以盡吾父子之情。本欲多侍數年，奈冥數已盡，只得取之而歸。今三小女年長，遂締婚於西湖龍王，為其子婦，今當於歸之期，是兩家兒女骨肉至情，皆出恩人垂救之餘，特屈恩人至此，少伸報謝之意。老夫子數年前，曾將恩人垂救之德，並一生宦跡，剛直不阿之志，具表奏聞昊天金闕玄穹高上帝。」即口誦表文道：

伏以德莫大於好生，行莫先於直氣。臣女魚服，誤入餘且之網，自分必死，無可回生，臣舉家號慟，率屬悲憐。幸有好生君子、不忍高人楊維禎，解錢而贖命，釋死而就生，雖蟻蝨微忱，不敢上塵天聽，而寸草銜結，思報洪恩，況維禎生當亂離之際，勁同百鍊之鋼，貞似千秋之柏，一生宦跡可嘉，到處行藏不愧。伏乞特旨隆祐，以章下界好德之風。臣不勝惶恐之至。

東海龍王誦完表文，西湖龍王便道：「西湖自白樂天歸海山院，蘇東坡為上界奎星之後，這西湖便十分減色。今倖恩人稱揚贊歎，備極表章，作《竹枝詞》聳動天下，使西湖氣色為之一新。老夫管轄西湖，頗受榮施，山水有功，自當報德。即會同敝親具表奏聞。」也口誦表文一通道：

伏以開濬泉源，利澤最溥，表章山水，功德彌長。臣管轄西湖，歷有年載。白樂天返海山之駕，而湖水無光；迨坡仙登奎宿之躔，而山靈削色。茲有楊維禎者，錦心繡口，在其筆端。山色湖光，儲其胸次。《竹枝詞》甫倡，四海摛同調之歌；桂楫輕搖，千里把借游之侶。雖復裙歌扇，無玷聖明，乃至玉骨冰肌，倍增眉目。扶開鮫室寶，處處生光；採取驪龍珠，顆顆欲舞。臣受恩非淺，感德彌深，特叩龍樓，仰祈鳳詔。

二處表文奏上玉帝，玉帝覽表，即命太白星官頒下詔書道：

覽表具省，下界楊維禎秉剛直之心，懷好生之德，表章西湖山水，厥功懋焉。敕所在六丁侍衛，無染干戈，康強福履，以成高士。命終之日，敕署蓬萊都水監，以代陶弘景之職。欽哉！

二龍王誦定，即忙起賀，楊廉夫不勝感激稱謝。二龍王即命龍子龍女出來拜謝，鼓樂喧天，笙歌鼎沸。楊廉夫不肯受拜，二龍王命左右攙扶住了，定要受拜。楊廉夫無可奈何，只得受拜。卻見那龍子、龍女果是一對少年夫妻，光豔無比。龍女命侍女取出自己織的鮫綃二匹為贈，楊廉夫不肯受。東海龍王道：「此係小女自織之錦，卿表孝順之情。然是至寶，水火不能壞也。」廉夫方才肯受。龍子、龍女謝了，自入宮而去。一壁廂命排筵席，陸珠海珍，非常華盛，女樂交作，有《龍宮宴》詩為證：

龍宮之宴不尋常，水晶宮殿玳瑁梁。  
明珠異寶錦綺張，黃金屋瓦白玉堂。  
珊瑚之株七尺長，虹流霞繞光氣揚。  
金爐馥鬱焚異香，錦瑟鸞笙歌鳳凰。  
陳尊列俎氣芬芳，雲劈麟脯剖紅羊。  
東海奇珍西海姜，瓊卮玉液羅酒漿。  
長鯨巨蛟忙兩廂，左右嬪御盛明璫。  
驚龍游鴻舞飛翔，中有一人美趨跄，  
細看卻是竹枝娘。

楊廉夫細看舞女中一人，宛似竹枝狀貌，卻不敢則聲。東海龍王道：「恩人識此人否？此即竹枝也。奈冥數當終，只得取之而歸，非老夫有吝也。」即命竹枝捧碧玉杯為壽。楊廉夫道：「汝死經三年，吾日夕憶念，今卻在此，汝亦憶念否？」竹枝道：「彼此俱然，但冥數有不可耳。」楊廉夫道：「汝既已死，如何又得在此？」竹枝道：「妾乃龍女也，龍能變化，前日脫身而來，非死也。明日開棺而看，便知端的。」說罷，觥籌交錯，筵宴已畢。二龍王仍命童子捧此鮫綃二匹，鼓樂鼎沸，送出宮殿拜別。楊廉夫到得船上，失足墜於水中，欠伸而醒，恍惚是南柯一夢。見鮫綃二匹在於桌上，腹中甚是飽脹，酒氣衝人，耳中隱隱聞得音樂之聲，二龍王言語光景，歷歷如在目前。知是身游水府，與夢寐不同。細看鮫綃上面，隱起龍鳳之形，試以水灑之，雲氣氤氳，以火試之，並不焦灼。方知真是神物，始信前日竹枝之言一字非虛，遂寶而藏之。後開竹枝棺木來看，果是一具空棺而已。

後來楊廉夫身體康強，肌膚光潤，並無一日之疾。八十餘歲，強健如少年之人，天下都稱之為神仙。所到之處，豪門巨室無不邀請。後張士誠占了浙西地方，慕楊廉夫才名，以厚幣來聘，使者催逼甚急。楊廉夫無可奈何，只得勉強上路。行到姑蘇，張士誠一見，待以上賓之禮。適值元朝賜張士誠以龍衣御酒，楊廉夫因飲御酒，作首詩道：

江南歲歲烽煙起，海上年年御酒來。  
如此烽煙並御酒，老夫懷抱幾時開。

楊廉夫吟完此詩，張士誠默然，遂不強留。後我洪武爺削平了群雄，一統天下，徵聘楊廉夫。廉夫戴了一頂四四方方之巾來見。洪武問是何巾。楊廉夫對道：「這是四方平定巾。」洪武爺大悅，遂命士庶悉依其制，因欲賜之以官爵。楊廉夫以自己係元朝臣子，不肯臣仕，遂作《老婦吟》以見志。人說楊廉夫倔強，勸洪武爺何不殺之。洪武爺道：「老蠻子正欲吾成其名耳。」遂不殺而遣之。一時頗高其事，人因稱之為高士，學者稱之為鐵崖先生，整整活至八十九歲，恍惚之間見天使來召，並二龍王而來，遂無疾而終，合家俱聞天樂之聲從近而漸遠。死後那鮫綃二匹忽然失之。楊廉夫生平與劉伯溫、宋景濂二人最好。他一生著述有《四書一貫錄》、《五經鈴鍵》、《春秋透天關》、《禮經約》、《歷代史鉞補》、《三史綱目》、《富春人物志》、《麗則遺音》、《古樂府》、上皇帝書、勸忠詞、平鳴、瓊台、洞庭、雲間雅吟傳於世。後來才子聶大年有詩贊道：

章五色鳳凰雛，酒債詩豪膽氣粗。  
白髮草《玄》楊子宅，紅妝檀板謝家湖。  
金鈎夢遠星辰墜，鐵笛風寒海月孤。  
知爾有靈應不死，滄桑更變問麻姑。